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卷十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程晉錫

文章正宗卷十

宋　真德秀　編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齊國臨菑人學長短從橫術元光元年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今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云云○偃及嚴安書並取史記本云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内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絶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其

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埶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黄腄徐廣曰腄在東萊音緇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黄腄二縣名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

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蓋悔之甚迺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

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歐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師古曰與敵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

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為郎中

嚴安論征伐書

以故丞相史上書云云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

伯既没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强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横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按安此言過矣嚮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

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舡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禄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

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如淳曰東夷薉貉國

也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劒橋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以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

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徐樂書畧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卹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當此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天下誠有土崩之埶雖布

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於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按徐樂之書謂基本積壞為土崩禍難驟興為瓦解其說以矣然聖賢慮治必察於微不以基本之固為可恃也不以禍難之驟為可忽也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顧乃以瓦解之勢為不必慮而欲其自恣於游畋聲色之間豈忠

臣之言哉
故不取

魏相諫擊匈奴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

有善意所得漢民輙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隂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

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乃止○按相之論諫如此所以為真漢相與

蕭望之伐匈奴對宣帝時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等問望之計策望之對云云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遣使請求和親海内欣然夷狄莫不聞未嘗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賈捐之罷珠厓對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

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内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云云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

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為楚所溺也齊桓捄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内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絶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

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録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

王盜寫虎符隂聘名士闗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闗東闗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况

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圍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

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云云已見前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云云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
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
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
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絶慕義
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
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
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
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

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静之首師古曰竟讀曰境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諼詐辭也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郭舜論通康居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絶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内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

役以令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太早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

禮之國燉煌酒泉二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云云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畫也

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

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窴顔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盧山匈奴中山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

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伏音蒲北反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

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甞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藉蕩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藉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絶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犂其庭掃其閭師古曰犂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

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

施棘門細栁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内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

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〇以上論征伐夷狄受降附之

嚴尤諫伐匈奴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云云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

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𧍷師古曰𧍷古蚊字蝱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戹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

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埶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鬴古釜字也鍑釜之大口者也鍑音富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

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埶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鋭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埶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此篇係諫王莽今附此尤所謂三策蓋上世不征之其上也然周宣之世戎狄内侵豈容不征之及境而返不勞師深入似亦未可謂非上策也尤之論五難當矣而其終也又欲深入霆擊以創艾之此又

何策邪且莽以無道而致夷狄之畔尤未嘗一言及此而顓論用兵利害莽固不足與言然尤以漢臣而甘心事莽其又何說邪

鼂錯言兵事書

文帝時為太子家令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攻之錯上書言兵事云云

時十一年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冦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没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

亡有勝意今兹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也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

流之水也大陸曰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弋戰反相屬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師古曰萑亂也葦葭也蕭蒿也萑音桓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集齊也趨

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

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與猶加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伍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

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蹶發發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凖臬也

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

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卬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

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馬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又上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楊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服虔曰僨仆也如淳曰僨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

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

及巳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畧反其埶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墅師古曰墅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

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纔音裁）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音庚）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顏曰調謂筭度

之也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調度弔反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顏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復音扶目反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復方目反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此所謂樂卿也師古曰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

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顏曰此承上句言謂官備價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

其言募民徙塞下

又上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

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内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為之性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名也師古曰假大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

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從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

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按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云云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云云○餘已見前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穀十九萬九千

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槀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茭乾芻也槀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

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副馬二百匹也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

得決熟計其狀復
奏充國上狀云云

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

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師古曰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者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為一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音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

衡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師古曰離遭也墮謂因寒瘃而墮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内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

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云云

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

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壍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校聮不絶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廐成校蓋用闌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聮不絶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

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絶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

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𢖍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
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
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
得承威德奉厚幣撫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
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
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
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亦嫌字）之便而亡後咎餘

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从當罷者人馬數詳已見前

侯應罷邊備議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

良家子王墻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時竟寧元年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

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

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争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

其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亡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

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以上論邊備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武帝時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云云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師古曰抏訛盡也音五官反是以知者陷

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箠馬檛也梃大杖也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勝也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壽王言此者并以

譏公孫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賔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

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毋將隆収還武庫兵器奏哀帝即位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云云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

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迺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師古曰李說是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

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以上論兵器

路温舒上尚德緩刑書元鳳中守廷尉史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云云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

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位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

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錣者不可復屬師古曰錣古絶字屬連也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鍜鍊而周内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

卻退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

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望之為左馮翊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入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云云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函與含同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存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

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

令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
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
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
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
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
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
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
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
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
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
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
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
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
為職不敢不盡
愚望之彊復對

復對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境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夭絶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自此以上令甲之文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猝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師古曰貣音上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横暴羣盜

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韓愈復讎議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讎殺人自投縣請罪勑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于天性志在狥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

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

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

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柳宗元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

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

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受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此編世各為類今乃以唐文附漢後者蓋唐文少不能自為類故也他卷倣此○以

上論

刑罰

何武薦辛慶忌封事

慶忌武賢子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云云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奸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

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
廼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
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備禦也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寇難非意所度也後拜為右將軍徙左將軍慶忌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谷永舉薛宣疏宣為少府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云云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
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

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兹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當理也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絶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

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以言譽人者必當試之以事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辠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優行清潔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

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何武言傅喜書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即位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賜喜黄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禄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云云

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内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

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鄭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迺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阬之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煇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迺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王嘉薦公孫光等建平三年為丞相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

上疏

云云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師古曰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辠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

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収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隷部刺史察過悉

劾發揚隂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茍容求全下材懷危内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隷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

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曰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

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馮唐論魏尚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也唐曰臣

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迺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虖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

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彀張弩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音遺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如淳曰胡地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後會趙王遷立蘇氏曰趙幽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

服虔曰私假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

月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鄭昌訟蓋寛饒書

宣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寛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寛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寛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寛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寛饒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

起司隸校尉寛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求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寛饒吏寛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宣帝時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初元元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怨竟殺谷吉等自知負漢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郅支不肯奉詔建昭三年湯與延

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既領外國與延壽謀矯制發城郭諸國兵云云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云云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

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
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
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
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
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
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

也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葢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䧢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

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為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谷永上救陳湯疏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

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内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

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蹀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鞞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耿育上訟陳湯書 湯言黑龍非時出當復發民徙昌陵事免為庶人徙燉煌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絶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國虎邉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

之基秉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寃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甞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

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曽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慼慼也

杜欽訟馮奉世疏 本始中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莎車殺漢所置莎車王并漢使者奚充國奉世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遂發兵擊莎車

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
振西域上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奉世功
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
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
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
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
於夷狄漸不可長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禄
大夫水衡都尉奉世死後甘延壽以誅郅支封
為列侯丞相匡衡摭蕭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
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
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
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
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

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制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録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

知所從亡常則節趣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一涉反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按匡衡蕭望之持論畧同而心有公私之異望之之言公也若衡則意在附和石顯故力沮延壽湯何以明之史稱顯嘗欲以姊妻延壽不取故以私憾害其功衡方與顯表裏以為固位計此其所以沮之也安得如望之以公心言之哉然則延壽湯之功不封可乎曰不封是也然延壽湯之材畧烏可廢哉故宣帝雖不侯奉世而光祿水衡之拜則不敢後及元帝世歷九卿將軍卒為國虎臣功名為營平之亞是固宣帝獎拔成就之

力也若湯者非惟不俟又以徼罪數遭排擯此劉向谷永諸人所以繼訟其冤也使元帝能如孝宣之處奉世則雖不加爵土亦何憾之有哉

谷永等救劉輔書

劉輔諫成帝立趙后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勲師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

臣聞明王垂寛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讇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諐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

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収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
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
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
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
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寛廣
問襃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争之臣震驚
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
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

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鋭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從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公乘興訟王尊書尊行京兆尹事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慢姍上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云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刼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

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寛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畧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畢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酒作翦之家杜陵

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絶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

梓摶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刭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内懐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

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

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以上並論救

文章正宗卷十